

理想人

AN
IDEAL
HUSBAND
OSCAR
WILDE

理想良人

王爾德·林超真譯

上海神州國光社刊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初版發行

實價四角五分
(實價不折扣郵費)

“理想人”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原著者 王爾德

翻譯者 林超真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六十號
會獻聲

印刷者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六十號
無線電報掛號一七二七三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平宣內大街
廣京州財神廟前樓

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譯者敘言

王爾德(O. Wilde 1854-1900)是英國唯美派的戲劇作家。他著名的喜劇有四：
即少奶奶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一個不重要的婦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熱情之可貴(*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與理想良人(*An Ideal Husband*)是；悲劇一，即著名之莎樂美(*Salome*)是也。

我讀完理想良人這幕戲以後，覺得它的布局和少奶奶的扇子很有點相似。至對話之漂亮，詭詞之含有真理，始與少奶奶的扇子一劇不相上下——這一點原是王爾德劇本中通有的特長呵！

王氏劇本中人物的個性，恆有共通之點。本劇與少奶奶的扇子一劇中的人物的個性，尤多相似。例如：紀夫人之與徐少奶奶，齊夫人之與金女士，葛曼卿之與劉伯英……的個性，都是極相似的。有人說，王氏劇本中的人物，都攙雜有他的個性

在內，這也許是極中肯的話，我們從這兩本劇中『玩世不恭』的主角（葛曼卿與劉伯英）的言談行動中，很可以看出王氏的個性及其生活態度。

這本劇本的着手遙譯，還遠在六年以前。那時一氣譯成了兩幕，後來被洪水也似的革命潮將我和這本譯本的底稿冲散了。不意在去年這個時期，遇到一個友人，原來他竟于兩年前由數千里外把這本譯本帶到了上海！

我最初遙譯此劇的主旨，在能使其搬演於中國式的舞台，故採取洪深君所曾試驗而有效的改譯法。但是有許多困難是不能免的：例如我一面要求不失原文的『本來面目』及其風趣；一面又要使其不與中國的語調，風俗，習慣相背。在這種兩難的情形之下，恐怕雖然吃力也難得討好，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地方。

一九三一，二，十四於上海。

理想良人

劇中人物：——

葛老太爺

葛曼卿（其子）

紀幹臣（外交次長）

紀夫人（名薜英，其妻）

紀翠娜（其妹）

齊夫人

梅夫人

馬太太

鮑太太

山川助（日公使館隨員）

孟德孚

費恆（葛之僕）

李勤（紀之僕）

徐升

侍役

趙大

劇中佈景：——

第一幕——紀幹臣家中之八角式房間

第二幕——紀幹臣家中之會客室

第三幕——葛曼卿家中之書室

第四幕——與第二幕同

時間：——

現代

地點：——

北京

原
书
空
白
页

第一幕

佈景——紀幹臣家中之八角式房間

〔室內之陳設均爲西式。紀夫人——年約二十七歲，是一個極美的婦人——立於梯頭接待賓客。樓梯對面之牆上，懸一巨大之油畫——題名『戀愛之勝利』——燈光正迴射在這幅畫面上。室之左首一門，通會客室，右首一門，通音樂室，微聞鋼琴之鉉聲。梅夫人與鮑太太並坐於路易式的沙發上。她倆風致之纖美，態度之親切，具有一種微妙的誘惑力。〕

梅夫人 你今兒晚上要去參與外交大樓的跳舞會嗎？

鮑太太 去的。你呢？

梅夫人 我呀，去是去的，只是這些會太厭煩了。

鮑太太 可不是！真不知道我爲什麼要到那兒去，我現在無論到那兒去都不感樂

趣。

梅夫人 我到這兒來，倒是要學學做人處世的大道理的。

鮑太太 唉！我最恨學這些撈什子！

梅夫人 我何嘗不是這樣。這簡直是把人看作生意買賣人一般了。但是紀夫人時常對我說，做人處世，必須要抱一種高尚的思想，所以我要到這兒來物色一下，看可真有這一號的人沒有。

鮑太太（四顧狀）今兒晚上我沒有看見一個有高尚思想的人。有一位先生真有趣，他和我講了半天，講來講去，無非是些他夫人的瑣事！

梅夫人 這位先生真太難了！

鮑太太 可不是！梅老爺經常的和你講些什麼呢？

梅夫人 不過是些關於我的瑣事。

鮑太太（無精打彩的）你高興嗎？

梅夫人（搖頭）那兒說起。

鮑太太 梅夫人，我們簡直像道學先生一樣的拘執了！

梅夫人 『道學先生』這個名詞，倒極合我們的身分！

〔她倆起身走向音樂室。山川助——日本公使館的隨員，年紀很輕，以支那通著稱——迎而與之接談。〕

李 勳 （通報賓客）楊大人，楊太太，葛老太爺。

葛上，年約六十歲，胸前佩一寶星勳章。〕

葛老太爺 紀夫人，你好！我那沒出息的孩子在這兒嗎？

紀夫人 （微笑）我想葛少爺還沒有來吧？

紀翠娜 （走向葛）老爺子，你為什麼說葛少爺沒有出息呢？

〔紀女士乃一林檎花式的絕色美人之標本。具有如花之郁馥與自然。華鬢光潔，櫻唇小口，絕類嬰兒。舉動嬌憨活潑，蓋一天真爛漫之好女兒也。〕

葛老太爺 因為他太懶了。

紀翠娜 你怎麼好說他太懶呢？他是怪忙的。早上十點鐘要到跑馬場去溜一趟馬，

一禮拜要光顧劇院三次，每天起碼要換五次衣服，晚上又要忙着四處去應酬，你怎麼好說他太懶了呢？

葛老太爺（用極親愛的眼光看看她）你是一個極可愛的小姑娘。

紀翠娜 老爺子，太過獎了！請你時常上我們這兒來！你知道我們禮拜三總是在家的。你佩着寶星章多麼好看的！

葛老太爺 我如今不到什麼地方去。恨極了北京這種社會。還是願意和我的成衣匠談談。至於葛太太的衣飾匠我却不敢領教，他把葛太太的衣服做得簡直像個古董似的。

紀翠娜 我倒很喜歡北京社會！我想北京社會倒大有進步。北京社會的人，都是些華麗的呆子，闊氣的瘋子，社會本應該是這樣的。

葛老太爺 噢！葛少爺是那一種人？是華麗的呆子呢，還是別的什麼呢？

紀翠娜（莊然）我現在却不能把葛少爺另眼看待，他另有一種身分，他是一個生成可愛的人！

葛老太爺 他到底是那一等的人呢？

紀翠娜 老爺子，我想立刻就教你知道！

李 勤（通報賓客）馬太太，齊夫人。

〔馬與齊同入。馬太太是一個一團和氣極得人歡心的女人。齊夫人身段瘦長，嘴唇極薄，濃着胭脂，故益顯其臉之蒼白。眼波流動無定。衣紫色衣，佩金鋼鑽石。光彩閃爍，猶如異樣蘭花，使人悉留意觀看。一切舉動，均極幽雅，但機巧多術，具見其閱歷甚深也。〕

馬太太 紀夫人，蒙你的好意，許我帶了我的朋友齊夫人同來。你們一對璧人，應當相識！

紀夫人（微笑走向齊夫人，遞立一鞠躬。）齊夫人和我以前是會過的，可不知道她已經再嫁了。

馬太太（溫和之狀）呀！現在結婚這件事，平常極了，是不是？這是很合時宜的。向盧太太，盧老爺可好？我想他的腦筋，仍舊是很弱的。我記得他的尊大人也

是這樣。俗語說：『龍生龍，鳳生鳳』這再是不會錯的。

齊夫人（玩弄其扇）紀夫人，我們以前真會過嗎？在什麼地方會過的？我已經好久不在北京了。

紀夫人 齊夫人，我們是同學。

齊夫人 真的？學校時候的事，我全忘了。但是腦筋裏還存了一點模糊的印象，覺得那時的生活，是怪討厭的。

紀夫人（作冷淡狀）你所說的我倒不以為奇！

齊夫人（極親密的態度）紀夫人，我早就想會會幹臣。自從他進了外交部，上海的人，時常談到他，把他的名字登在新聞報紙上，可知他在北京是個很有名望的人了。

紀夫人 齊夫人，我不信你和幹臣有什麼交情。（走開）

山川助 齊夫人，你什麼時候來的！自從東京一別之後，我一向沒有見過你。

齊夫人 山川先生，不是在東京一別之後罷，似乎是在五年以前。

山川助 你比以前更年青更漂亮了，這是什麼道理？

齊夫人 這是因為我能夠時常和你一般可愛的人在一起談話。

山川助 唉，你奉承我，難怪這裏人說你是油嘴滑舌的。

齊夫人 他們這樣議論我嗎？這些人太可怕了。

山川助 他們還有一種奇妙的議論，是應得大家知道的。

〔紀幹臣入。年約四十歲，但外表却看不上。相貌清秀，修容整潔，彼之品格，雖甚高貴，但略有驕矜之氣，似有負其生平之成就。自彼之口及頷觀之，乃一剛毅之人，但目睛深陷，又帶有浪漫的特性。以彼意志強毅之故，故情感與理知能兩存於其個性中也。〕

紀幹臣 馬太太，你好！我希你把余少爺帶來了？

馬太太 我帶了一個比余少爺更可愛的人來了。余少爺自從留心政治以後，他的性情大變了。是這樣說起來，現在衆議院漸漸想出鋒頭，真是再壞沒有的事。

紀幹臣 我看不見得罷。無論如何，我們總得盡力做點事來度過這種公共的光陰，

是不是？你帶來的那個可愛的人是誰？

馬太太 我帶來的是齊夫人！她大概同天津姓齊的那個大世家是 본家。但是實在不實在，我可不知道了。現在的族姓真混雜，大家胡亂的攀扯，真不成個局面。

紀幹臣 齊夫人這個人很熟。

馬太太 她是剛從上海來的。

紀幹臣 呵！不錯，我認得她。

馬太太 她跑的地方真多，很知道些她朋友的趣事。明年冬天，我想到上海去一次，我希望上海交涉公署的廚子，不至於很壞。

紀幹臣 假使上海交涉使不優待你，那當然要撤他的差——請你把齊夫人介紹給我，我很喜歡見她。

馬太太 讓我替你介紹。（對齊夫人）齊夫人，紀少爺渴望見你一面！

紀幹臣（鞠躬）誰都渴望見漂亮的齊夫人一面。我有個同事在上海，他每次來信，除了齊夫人竟無別事可談。